

# 寻找西域都护府

本报记者 彭茜、张鸿湄、符晓波

这里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城外东南处的一片荒漠。

严冬封锁了大地，温度降至零下。地表被白色覆盖，遥观似雪，近看是盐碱一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凌带领前来考察的专家们从红柳从中的小路穿过，一条蜿蜒的土色城垣遗存如冬眠的巨兽，坦然卧在盐碱滩上。

“我在这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陈凌有些激动。过去五个寒暑，他带领团队在这里开展考古钻探工作。大多数时候，方圆数十里再无他人，耳边只有风声，满眼是荒漠的寂寥。

就在那里，他打下了几十年来寻找西域都护府的第一个探孔。

## 沉睡之城

“寻找西域都护府几十年来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陈凌说。

曾经的边塞重镇，一度在荒凉的盐碱地中，在肆意生长的红柳和时间的洪流中沉睡。

“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命张骞通西域，开拓丝绸之路“凿空”之旅。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在西域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首任都护，为西域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中央政权自此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行使国家主权。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西域都护府设立的重大意义：“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由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西域都护府守境安土，确保丝绸之路畅通。

《汉书》记载，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对西域都护府所在乌垒城的位置，自清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考证。

清代著名学者徐松于19世纪撰写《西域水道记》时，将乌垒所在定于策大雅（今轮台县策大雅乡）以南。后来，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袁大化总撰的《新疆图志》承袭了徐松的观点。1928年，北京大学教授黄文弼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塔里木盆地考察，则将轮台县的小野云沟定为古乌垒国地。

在黄文弼后的几十年间，对遗址的实地勘查几近停滞。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1998年至2010年间曾对西域都护府相关遗址做过粗略调查，包括古城、墓葬、屯田和烽燧等，但条件所限，并未进行考古发掘。

“为什么搁置这么长时间？因为大家一直等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命张骞通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在西域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而刚过去五年多时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凌带领团队在这里开展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的考古钻探工作，试看“穿越”是否“成功”……

着看能否出土西汉西域都护府相关文书或印信等，以确定位置，但我觉得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比较困难，”陈凌说。

在寻找西域都护府一事上，他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论。

“我的基本思路是不要把西域都护府作为孤立的遗址点来认识，”他说，“西域都护府是一个系统，居于最高点，下面还有很多配套设施如交通、警戒、次级城镇等等，需要放在一盘棋中才能理解全局。”

对他来说，寻找西域都护府，更重要的是验证自己的一套研究逻辑和方法，使其变得科学和严密，“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很有意思。”

## 双城之争

西域都护府今何在？

陈凌的“探案”更像是做翻案文章，他认为西域都护府并非前人所认定的野云沟或策大雅，而是轮台县城东南的卓尔库特古城。

他的“探案”方法，是通过相关古城间相对位置、水系位置和建制体系三方面来推断出乌垒城位置，再经由考古去实地验证。

根据《汉书·西域传》上所列各城市间的相对距离，陈凌推算出，乌垒城可能位于今轮台县以东16至17公里附近，这也与塔里木河水系分布相一致。利用现代地理空间的计算方法，野云沟和策大雅与史料所载乌垒城位置偏离了约90公里。

其次，汉朝制度往西域推行时，烽燧系统最为关键，起到交通线和预警线作用。陈凌根据河西至阿克苏地区汉代烽燧线的走向，推定西域都护府须建在烽燧线以南，野云沟和策大雅在烽燧线以北，显然不合理。

满足上述条件的正是卓尔库特古城，接下来的实地钻探进一步验证了他的推断。

在红柳和芦苇繁茂的荒漠考古并非易事，为探出城墙位置，常常需要“披荆斩棘”，就连县里来运送补给的车辆也常常找不着路，迷失在茫茫戈壁滩中。

考古工作有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孤独，做伴的唯有铺天盖地的蚊子，它们穿透牛仔裤、冲锋衣，在考古队员身上留下密集“印记”，每五分钟用掉一瓶驱蚊液仍无济于事。

过去五年多时间，陈凌带领团队在此处探清了城墙，内城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周长约1250米，规模可谓宏大。城垣西南的一处豁口，似为城门所在。东北角高台建筑有一圈宽约2米的环城道，踩路面非常清楚。古城的东北角还能从城垣剖面看到当年厚实的夯土层。钻探发现，该城夯土层基本是汉代规制，汉代再往下的地层中出土了彩陶。

陈凌还在城中东北角高台探出一排大房子，当中最小的边长就达9米，墙基宽1.2米，从台基到墙顶残存墙体最高达5米多，“这样大的体量比较符合西域都护府规制，”陈凌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却认为，汉代西域36国流行圆城，因此西域都护府应采取西域圆城与中原汉式方城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卓尔库特为圆城，显然不合规制”。在他看来，距卓尔库特古城西约9公里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更有可能是乌垒城。此前，它和卓尔库特在全国文物普查中均被认为汉代古城。

2011年，林梅村前往和田考察途中经过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因古城外遍布红柳没能入内，便遥望了城的形制，随后做了文献考据。该城中心区域有一不规则圆形高台，高8米左右，外圈城墙呈圆角方形，城墙已颓，仅余墙基。

林梅村认为，该城所处位置与历史文献相符，其边长百丈（231米），正是汉文化传入西域之后流行的方城，近年发现的小河古城，也是边长百丈的西汉古城。

“真理越辩越明，充分自由的学术论争也是北大传统，”陈凌说。结合在奎玉克协海尔的现场钻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说。

“乌垒城本身的1200人口，加上西域都护带来的军事、政务人员，城中得容纳近2000人，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显然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人口，”他说。

陈凌认为“方圆城之说”值得商榷，“城选址多因形就势，不会如此刻板”，即便中亚、西方早期也有方城。史料记载，乌垒与西域都护府“同治”，意味着西域都护府直接设立在乌垒城中，并未重新建城。

此外，乌垒国出现在汉代以前，因此应该有早于汉代的地层。但陈凌团队通过对城钻探，目前没有发现早于汉代的文化层。

在2017年12月于轮台县召开的西域都护



▲玉奇喀特古城航拍。 摄影：陈凌

府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专家就此热烈讨论认为，乌垒城应是这两座城中的一座，离最终确定只差“临门一脚”，通过进一步考古挖掘，有望在未来三到五年揭晓答案。

## 另一把钥匙

就在关于西汉西域都护府城址之争悬而未决之时，另一座城的出现，或许成为解开西域都护府城址之谜的钥匙。

在卓尔库特古城向西200多公里处，也就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城外，农田中一座体量庞大的古城遗址隐约可见。

这是玉奇喀特古城，维吾尔语中之意为“三重城”。隐没在骆驼刺中的一块模糊不清的石碑用汉维双语标示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8年，正是在这里，黄文弼意外发现汉政府颁发给西域昆仑山北麓羌族的官印“汉归义羌长印”，以及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李崇之印”。

史料记载，在东汉末至西汉初，西域都护府从乌垒城迁往它乾城。至东汉年间（汉和帝永元三年即公元91年），班超为西域都护，居龟兹它乾城，任都护11年。

“原来所有人的目标都盯着找到西汉设立的第一个西域都护府，但其实西域府不止一个，”陈凌说，“如果找不到脑袋，就先找到脖子，其他自然就找到了。”

陈凌认为，两枚印信的发现，为认定玉奇喀特古城为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证据，“这证明至少在公元16年以前，西域都护府就从轮台迁到了龟兹区域。它乾城作为西域都护府延续的时间并不比乌垒城短，多任东汉西域都护如陈睦、班超等都长期驻扎于此，

# 塞外飞雪地，北庭有故城

本报记者 刘杰、符晓波、张鸿湄

瑟瑟秋风中，大片枯黄的芦苇仍倔强地挺立着。

一段段残破的敦实土墙，历经风雨剥蚀的佛寺、脱落褪色的壁画，无声诉说着千百年的沧桑。

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镇的北庭故城遗址是古代西域著名的城池之一，远在两汉时期，这里建有金满城，唐代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公元712年唐王朝设置北庭都护府，重兵驻守，以此地为治所，统辖北疆广大地区。

## 初识唐故城

从吉木萨尔县城驱车十几分钟，便可进入北庭故城国家遗址公园的范围。用当地文物部门的话讲“进入这个范围，你就踏进唐朝古城了”。

放眼望去，故城被周围成片的庄稼地包围着，满是秋收结束后的空寂。

历经岁月剥蚀的故城留下残垣断壁供人们遐思，官署和街市仍依稀可辨。一批批考古工作者先后来到这里，陆续找到了唐代官印、铜狮、玉石镇纸、开元通宝钱币、宋代钧瓷片、高昌回鹘时期的大量佛教遗迹、壁画等大批文物。

今年55岁的李忠奇在北庭故城做过看管员、讲解员，他的父亲李春仁是北庭故城被保护起来时的第一批看管员，他的大女儿在外求学归来后又回到故城做了讲解员，小女儿在县中学做历史老师。他的言谈举止中，充满了对故城的深情和热爱。

李忠奇回忆说，小时候他家的那老房子就在北庭故城西大寺正对面十多米的地方。“我们天天在那个‘大土包’（西大寺）上玩儿，里面的壁画、雕塑真好看，比现在好得多。大土包旁边种的苜蓿，给大集体的牲畜备草料。那些芦苇长得特别高的地方，人少的时候都不敢过去玩儿。”

李忠奇感慨地说，每次有考古发掘我都争取在一边观察，看看发现了什么宝贝，听听有什么重要性，能帮忙忙的时候就赶紧上前搭把手，这里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深深刻在心里：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孟凡人研究员带队在邻近的新疆阜康周边进行考古挖掘，他听说“大土包”的情况后赶到这里。经过对西大寺遗址的初步挖掘，很快断定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1980年，他们对西大寺及北庭故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认为现存的外城墙可能建

“公元712年唐王朝设置北庭都护府，重兵驻守，以此地为治所，统辖北疆广大地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即创作于此

于唐朝初年，后来有过两次修补，内城大约建于高昌回鹘时期，在修建内城时，对外城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补和加固。

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1988年，北庭故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北庭西大寺，国家、自治区和当地文保部门联合，建起了高达24米的保护棚，被罩住的西大寺看起来更加古老神秘。保护棚占地面积11974平方米，其规模仅次于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保护棚。

## 故城云烟

北庭故城有内外两重，平均呈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内城位于外城中部略偏东北。城的四角都建有角楼，内外城都筑有敌台和较为密集的马面（为城墙加固的凸起部），城墙之外绕有宽阔的护城壕。据实测，北庭故城周长为4596米，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1000米，城墙均由夯土板筑而成，从整体布局看建设规模宏大，规划周详。

提到北庭故城，在距离故城100多米的村子生活了一辈子的杨建兵有很多话：“你说‘破城子’呀，我们小时候就在那些土墙上玩儿呢，有时候放牛懒得回家，就住在那里呢，后来上学学了历史才知道，这就是北庭都护府，在唐代可是很兴旺的地方呢。”

在杨建兵看来，这里的确是“风水宝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种什么都高产。大白菜、打瓜、葫芦等年年都是大丰收，多年前还种过水稻。原来，由于历史上故城居民倾倒生活垃圾、烧柴生火等原因，城池内的土地十分肥沃。几十年前，附近的村民会进城挖土，播撒到农田里，那可是经过多年发酵的优质肥料。

抬头远望，南有巍峨绵延的天山，北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座雄峙于天山北麓上千年的故城，满载着历史的厚重。

对北庭故城研究多年的吉木萨尔县政协副主席陈立荣说，北庭故城从建城形制、施工工艺、所用工具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唐代建制，说明在那

个时代，这里就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十分密切，在这片远离中原政权的天山北麓，统治着广袤区域的最权威部门所在地，处处显示出大唐的威严与繁华，确实很了不起。

据两汉书、新旧唐书以及《元史》等历史文献资料记载，早在西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戊己校尉耿恭屯田于此，称“金满城”，屯田士卒数百人。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在这里设庭州，下辖金满、轮台、蒲类、西海四县。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在庭州设立北庭大都护府，管辖范围包括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西面则达到里海。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始设北庭节度使，与北庭都护府并存管辖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唐开元五年（公元840年）前后，西迁的一部分回鹘人定居北庭故城。

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西进灭辽，改称北庭故城为别失八里，并建立达鲁花赤（地方长官），驻重兵于此。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在别失八里设立行尚书省，掌管西域军事行政事务。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政权后，命阿只吉（察合台曾孙）建牙帐于别失八里，兼管天山南路畏兀儿及哈密等处，以及屯戍事务。

明朝，北庭故城毁于战火。当它重新进入人们视线时，已是清朝。而清朝第一个记录它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

据《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详注》记载，乾隆三十五年，乌鲁木齐提督要在吉木萨（今称吉木萨尔）设后营，纪晓岚和迪化督粮道余余斋、屯田千总赵俊等人奉命前去勘察地形。到了吉木萨，发现一处古城遗址，城方圆四十里，城墙都是用土坯垒成的，城中地面到处是黑炭，挖掘一二尺后才见到土，据此证明故城是毁于战火。之后，他在《乌鲁木齐杂诗》和《阅微草堂笔记》中分别记载了这次考察见闻。

后来，纪晓岚在这里找到了“金满县碑”，证实这里就是唐代北庭都护府故城，唐朝设置的金满县在当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吉木萨尔这个地名就由金满县演化而来，“吉木”是“金满”的音变，“萨尔”为维吾尔语“城”的意思。



▲北庭故城内城墙局部。 吉木萨尔县文物局供图

纪晓岚的踏勘使这座沉睡已久的千年古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唐代诗人岑参的北庭情诗，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北庭。“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首脍炙人口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正是诗人在这里写出的不朽诗篇。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二度出塞，当时封常清出任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等职，他推荐岑参为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并充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这段时间里，岑参感受和体验了边塞的自然风光、各民族的不同文化习俗等，创作了30多首与北庭有关的诗篇。

## 稀世瑰宝

漫步于北庭故城核心区域，新修的碎石子路与秋日的萧瑟非常契合，精心修筑的北庭故城国家遗址博物馆雄武大气。“北庭学研究院”“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庭考古基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教学科研合作基地”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团结教育基地……门口墙壁上的各类牌匾已然昭示着故城的重要性。

在北庭故城国家遗址博物馆的展室可以看到，中间饰有莲花瓣、四角为草叶纹的唐代方砖；呈蹲踞状、前足间夹一圆球，与下颌相连成一系孔的唐代鎏金铜狮；莲花座比丘头像残件；刻有粟特文和汉文的二体开元通宝钱等，大大小小的

这是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第二个重要地标。”

陈凌认为，西域都护府迁到它乾城，意味着中央政府对整个西域的控制向西推进了200多公里，延伸到了真正的西域腹地，标志着中央王朝在西域的管控力进一步增强。

据探测，这座“三重城”是目前新疆发掘的370余座古城中规模最大的城池，其最外围城墙东西直线距离达1500米，南北距离约800米。

“城池的体量与行政级别和重要性密切相关，这也是推断玉奇喀特古城二千年前是一个区域中心的重要依据。”陈凌说。

实地探访过卓尔库特古城，再来到玉奇喀特，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二者千丝万缕的联系。

“玉奇喀特给我很重要的启示，它和卓尔库特形制竟如此相似。通过看玉奇喀特，我觉得卓尔库特是西汉西域都护府的可能性大了。未来只需解剖圆圈就能更清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说，“而玉奇喀特无论从钻探年代、出的印章还是城的规模体量，判定它是东汉时西域都护府的证据已非常充分。”原陕西考古学院院长焦南峰也赞同此说。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李锦绣认为，玉奇喀特古城规模大、年代符合，又有文物印证，基本已将西汉、东汉两朝西域都护府两者关系梳理清楚，是西域都护府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瑛副所长更是希望尽快与陈凌团队合作开展针对西域都护府的古考古发掘工作。

专家的认可，更让陈凌笃定。“过去几年时间，全用在了找城上了，”他说。

他甚至做好了对西域都护府遗址的保护规划：那不再是一个只有考古工作者中能看懂的土堆，而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遗址公园，任何人到园中一览，都能感受到当年中原王朝与西域血液于水的联系。

文物无不显示中原对西域的影响。

北庭故城以西近一公里的地方，坐落着回鹘王家寺院——西大寺，又称高昌回鹘佛寺，专供王室成员供养佛像。西大寺南北长约70.5米，东西宽43.8米，整个建筑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面为残高0.2-0.4米的庭院、配殿、僧房、库房等建筑群；北面为正殿，四周筑洞窟，东面上下共十五个洞窟遗迹，窟内残留有高昌回鹘时期的壁画。

据工作人员介绍，西大寺正殿残高14米多，东面有一尊残长13米的睡佛，头北脚南，睡态安详；正殿东侧15个佛龛已修整好，每窟都有佛像、壁画，佛像大小与真人略同。壁画内容多反映佛教故事，还有高昌回鹘王室供养人像及其生活、出巡情况。

在正殿门侧出土的壁画残块上，绘有以高大的宫殿建筑为背景的回鹘王供养像，他头戴桃形贴金高冠，身穿圆领贴金长袍，手持贴金长茎花，华贵程度在同时期的壁画中甚为罕见。

绘于西配殿西壁的八王分舍利图，表现了佛涅槃后八国王争舍利的情景，下图回鹘公主夫妇供养像及回鹘文题名，壁画线条工整，色调浑厚，气势雄伟，是佛教晚期同类壁画中的佳品。

按照当地规划，北庭故城所在的北庭镇将打造“一镇三园”，一镇是指建设全国特色小镇，三园指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和文化产业园。同时还将成立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教育基地、新疆三史教育基地、丝绸之路文化展示基地等。